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事實類苑卷四十九至五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周瓚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温汝适

謄録監生臣康傑

事實類苑卷四十九

宋　江少虞　撰

休祥夢兆

夢遊九宮

李至陽嘗作九宮序略曰予少多疾羸不勝衣庚寅歲一夕忽夢遊一道宫金碧明煥一巨殿一寶床巋然於中一金龍蟠踞於床之上碧髯金鬣光耀天地旁有道士轉盼若雷謂予曰此九宿之宫也大象無停輪宜速

拜之汝將事龍積疾亦消予將拜龍輒先拜至道初太宗立真宗為皇太子命公與李沆並相為賓客太宗戒真宗曰二臣皆宿儒重德不可輕待吾選正人輔導汝宗基國本吾無慮矣真宗恭稟皇訓見必先拜符亢宮之兆也

銅碑記

梁沙門寶誌銅牌記多讖未來事云有一真人在冀川開口張弓在左邉子子孫孫萬萬年江南中主名其子

曰弘與吳越錢鏐諸子皆連弘字名以應之而宣祖諱正當之也

昇元寺石記

江南將亡數年前修昇元寺殿掘得石記視之詩也其辭云莫問江南事江南事可憑抱雞昇寳座趂犬出金陵子建居南極安仁秉夜燈東鄰嬌小女騎虎踏河氷王師以甲戌渡江後主寔以丁酉年生曹彬為大將列栅南為子建也潘美為副將城陷恐有伏兵命卒縱火

即安仁也錢俶以戊寅年入朝盡獻浙右之地

秦淮石記

江南保大中浚秦淮得石誌棨其刻有大宋乾德四年凡六字他皆磨滅不可識令諸儒參驗乃輔公祐反江東時年號後太祖受命國號宋改元乾德江左始衰弱豈非威靈將及而符讖先著耶

天水碧

金陵將亡前數年宮中人接薔薇水染生帛一夕忘收

為濃露所漬色倍鮮翠因令染坊染碧必經宿露之號為天水碧宮中竟服之識者以為天水趙之望也

金陵石記

開寶中新修營得一石記數百字隸書從頭去從他痛如此連寫至末云不為石子畫更書千萬箇從他痛不知其讖已未王師渡江云

氷稼山頹

熙寧三年京輔猛風大雪草木皆稼厚者氷及數寸既

而華山震阜頭谷圯折數十丈蕩摇十餘里覆壓甚衆唐天寶中氷稼而露王死故當時諺曰冬凌樹稼達官怕又詩有泰山其頽哲人其萎之説衆謂大臣當之未數年而司徒侍中魏國公韓琦薨王荆公作挽詞略曰氷稼嘗聞達官怕山頽今見哲人萎蓋謂是也

名亭

檢正官張諤家起亭名曰允中蓋取易允升義後諤遷太子中允停官陳有方知蘄水縣翔亭名必觀蓋取荀況

君子必觀於水之義或者解曰必觀亭者必停官也後有方竟以罪免官而去見青箱雜記

駕幸東府

初作東府望氣者曰異哉乃有天子氣及府成車駕果臨幸時龍圖張校以詩慶兩府諸公而王丞相和曰曾留主上經過迹更費高人賦詠才

東嶽受冊之異

向大資敏中祥符四年十月為東嶽奉冊使奏奉冊事

前十日雨雪日甚至十一月五日謁本廟奉冊忽然景風晴和宛若春煦又得兖州狀稱據黄現鋪人員夏興狀今月四日將兵巡至馬嶺見五人各服黄紫衣執幡蓋輿等恐是冊使向前迎接忽然霧氣漸起即不見又得天貺觀道士孫守一狀冊使詣本殿燒香畢有皂鶴兩隻至殿盤旋飛翥甚久詞臣各進頌見湘山野録

遂清殿學士

治平三年予為知制誥夏六月夢丞相遣朱衣吏名命

草其人為遼清殿學士制既寤不能記其姓名及其文詞也明年五月甲辰丞相遣朱衣吏名當制學士呂縉叔草制除闕不疑為寶文閣學士後數日得承旨張公所作詔云廼規層築遂在西清然記去歲之夢與詔文離合其名若符契焉見退朝録

軌策

李璋太尉罷鄆州入朝至襄陽疾病止驛舍兩月餘璋嘗命蜀人費孝先作軌策卦影先畫一鳳止於林上有

闕焉又畫一鳳立於臺又畫衣紫而哭者五人蓋襄州南數里有鳳林闗傳舍名鳳臺驛始璋以二子侍行三子守官於外聞璋病甚悉來奔視至之翊日璋乃卒果臨喪者五人見倦遊雜録

二

術士李其忘其名亦傳管輅軌䇿法畫卦影頗有驗令丞相項嘗問之卦影畫水邊一月中有古字未幾除知湖州又盧龍圖秉使占卦影亦同乃除知渭州雖不同

而其影皆符見澠水燕談

夢名

孫夢得初名貫字道卿嘗語予曰某舉進士過長安夢登塔見持一大文卷者問之云來年春榜索而視之不可問其間有孫貫否曰無惟第三人有孫抃旣寤遂改名抃因字夢得又數日至華陰與數人同詣金天帝廟乞靈且求夢夜中夢明窓下草制誥諸同人相慶曰他日爲知制誥翰林學士矣雖未以爲信然乃陰自喜明

年第三人及第其後為直集賢院知制誥如其夢云又云其初得此夢甚喜及才作翰林學士頗嫵之矣人心自無足耳是時夢得已為叅知政事月俸祿差厚耳學士亦不甚相遠但清優不如學士而勞費過之又有堂吏嘗夢火山軍姓劉人作狀元閲火山軍觧文無姓劉人明年劉煇作狀元能作賦有聲場屋人不以行許之歷江寧河中簽判卒見秉齋記事

元豐中汶上梁逖一夕夢奏事殿中見御座前揭一牌金箔大書黄裳二字意必貴兆也因改名黄裳明年御前賜進士第劒南黄裳為天下第一

三

王彦祖初名元宗慶歴二年方勝冠廷試應天以實不以文賦罷寢旅舍夢一人告之曰君今年未當中第彦祖甚不平且責之曰子未嘗見予程文又未始知予生年月日時何從而知未中第其人笑曰君中選賦題天

字在下君當三中選皆然今題天字在上第二字是以知其末也及唱名果不預選次舉春試不利於禮部八月再預廷試蓋軫象天地賦又復見黜至皇祐五年免解赴禮部前以感疾困眠夢至一大府見二人因懇求生平禄命二人笑不答再叩來年得失其人指面前池水曰待此分流君即登第覺以水分流而池不能流決無中第望矣久之乃寤即更名汾以符水分之兆及試禮部嚴父莫大於配天廷試圜丘象天皆中高選其後

名試學士院又賦明王謹於事天得帖館職皆符夢中之言

角聲

元祐四年夏予初至河東一日與郡僚旅見提刑孫亞夫孫曰近日府中角聲不和咎在太守時蒲資政方到府未逾月落職知虢州數日獨見孫曰角聲愈不和矣未幾王震待制自同復鎮蒲七日丁母夫人憂去至九月中孫復語郡官曰角聲不和尤甚前日尋報闕中行

龍圖自裏移蒲十月到官明年暴病卒其驗如此不知何術也

占星

景德四年司天監史序奏今年太歲丁未六月二十五日五星當聚於周既而重奏臣尋推得五星自閏五月二十五日近太陽行度按甘氏星經曰五星近太陽而輙見者如君臣齊明下侵上之道也若伏而不見即臣讓明於君此千百載未有也但恐今夜五星皆伏真宗

親御禁臺以候之果達旦不見大赦天下加序一官羣臣表賀見湘山野録

千葉牡丹

李司空昉淳化中家園牡丹一歲中有千葉者五苞特為繁艶李公置酒張樂名賓客以賞之自是一歲内長幼凡五喪盖地及物之驗見楊文公談苑

改恩州

慶歴七年貝州卒王則據城叛名明鎬加討久無功叅

知政事文彦博請行於是仁宗欣然遣之且曰貝字加文敗卿敗賊必矣未逾月以捷報聞詔拜平章事曲赦河北改貝為恩見澠水燕談

蛇精

魚諫議周詢知安州一日園中園吏見大蛇乘欄楯上熟視之乃周詢醉而假寐也子壽亦嘗言周詢於相法為蛇形蔡君謨知福州以疾不視事者累日每夜中即夢登鼓角樓凭鼓而睡通判有怪鼓角將累日不打三

吏者因對數夜有大蛇盤據鼓上不敢近君謨既與通判言所夢正與鼓角將所説同人遂以君謨為蛇精見東齋記事

彭蠡湖神

張洎嘗涉彭蠡湖一夕夢古衣冠候之禮甚恭且言居止在側他日願為整葺洎既寤訪於舟人云湖畔有左蠡里祠至則神像如夢中所見洎歸中朝參大政至道中里民將葺廟廟側有人夢神云自有人治之汝不當

因遣人崇飾吳俶為記

木中有文

木中有文多是柹木治平初杭州南新縣民家析柹木中有天上火國四字予見之書法類顔真卿極有筆力國字中間或仍挑作尖口全是顔筆知其非偽者其横畫即是横理斜畫即是斜理其木直剖偶當天字中分而天字不破上下兩畫并一脚皆横挺出半許如木中之節以兩木合之如合契焉

雹作人面形

熙寧中河州雨雹大者如雞卵小者如蓮芡悉如人頭耳目口鼻皆具無異鐫刻次年王師平河州蕃戎授首者甚衆豈克勝之符預告耶見沈存中筆談

五來子

建隆初京城唱五來子新番之曲其後下荆州克湖南平西蜀收嶺表復江左凡五國來朝乃其讖也

崇文院詩

淳化中崇文院西序直肆廬絶高處有人題兩句詩云秋風送炎去庭樹葉齊落是年立秋日史館檢討宋炎罷職來年立秋日葉齊黜

馬相蹄蹎

至道二年四月内丞相暮歸將至西掖門叅政張洎李昌齡馬相蹎斷轡二人皆墜地寇凖馬驚躍幾墜六月大雨泥濘洎晚歸馬渡橋墜前足没泥中折巾一角塗潦被體是秋洎被病明年罷政事卒其年七月凖罷來

年夏昌齡坐交通内侍王繼恩下獄貶許州行軍司馬

酒病

殿中丞王全吳人嗜酒常沉醉為嶺南知州日縱酒忽一日膀裂有聲以榼承之得清酒斗餘後數日乃卒見澠水燕談

蜀中桃符

辛寅遜仕偽蜀孟昶為學士王師致討之前歲除昶令學士作書兩句寫桃符上寅遜題曰新年納餘慶佳節

契長春明年蜀亡吕餘慶以叅知政事知益州長春乃

太祖誕聖節名寅遜歸朝為太子中允上疏諫獵詔褒

之見楊文公談苑

唱第日五色

天聖五年三月二十四日唱進士第於崇政殿甲科未

絶而日五色于上羣臣皆賀後議者以為韓魏公同升

諸公雖多至二府而終福社稷則屬公焉見魏王別録

偶幸汾陰

祥符四年車駕幸汾陰起偃師駐蹕永安天文院測驗渾儀杜貽範奏卯時一刻日有赤黄輝氣變為黄珥又變闕氣巳時後輝氣復生見湘山野録

事實類苑卷四十九

事實類苑卷五十　宋　江少虞　撰

占相醫藥

陳希夷

祖宗居潛日與趙韓王遊長安市時陳摶乘一驢遇之下驢大笑巾簪幾墜左手握太祖右手挽太宗曰可相從市飲乎祖宗曰與趙學究三人並遊可當同之陳睥睨韓王甚久徐曰也得也得非渠

不可預此席既入酒舍韓王足疲偶坐席左陳怒曰紫微帝垣一小星輒據上次可乎斥之使居席右見湘山野錄

二

錢文僖公若水少時謁陳摶求相骨法陳戒曰過半月請子却來錢如期而往至則邀入山齋地爐中一老僧擁衲瞑目附火於爐旁錢揖之其僧開目稍視失遇待之體錢頗嫌之三人皆嘿坐特久陳發語問曰如何僧

搖頭曰無此骨既而錢公先起陳戒之曰子三兩日却來錢曰唯後如期謁之搏曰吾始見子神氣清粹謂子可學神仙有昇舉之分然見之未精不敢奉請將名此僧決之渠言子無仙骨但可作貴公卿耳問其僧何人曰麻衣道者見湘山野録

三

王克正仕江南歷貴官歸本朝直舍人院及死無子其家修佛事爲道塲唯一女十餘歳縗絰捧爐跪像前會

陳搏入弔出語人曰王氏女吾雖不見其面但覩其捧爐手相甚貴若是男子當白衣入翰林女子嫁即為國夫人矣後數年陳晉公恕為參知政事一日便殿奏事太宗從容問曰卿娶誰氏有幾子晉公對曰臣無妻今有二子太宗曰王克正江南舊族身後唯一女頗閒令淑朕甚念之卿可作配晉公辭以年高不願娶太宗敦諭再三晉公不敢辭遂納為室不數日封郡夫人如陳之相也

異僧

太宗八子真宗爲第三已封壽王詔一異僧忘其名入禁中遍相諸王已見七王已惟真宗時方寢息未得見之僧奏曰遍覩諸邸皆不及壽王上曰卿未見安得知僧曰見三僕立其門皆將相材器其僕既爾主可知矣三僕者乃張相耆楊相崇勲郭太尉承祐

王冀公

王冀公欽若鄉薦赴闕張僕射齊賢時爲江南漕以書

薦謁錢公希白公時以才名方獨步館閣適會延一術士以考休咎不容通謁冀公喝促門下厲聲詬閽人術者遥聞之謂錢曰不知何人也若聲形相稱世無此貴但恐形不副聲耳願邀之使其獲見希白名之冀公單微遠人神貌踈瘦復贅於頸而舉止山野希白蔑視之術者悚然側目瞻視冀公起術人稽顙稱嘆曰人中之貴有此十全者錢戲曰中堂内便有此等宰相乎術人正色曰公何言歟且宰相何時而無此君不作則已若

作之則天下康富而君臣相得至死有慶而無弔不完者但無子而已錢戲曰他日將陶鑄吾輩乎術者曰恐不在他日即日可待願公無忽後希白方為翰林學士冀公已大拜

夏侯嘉正

夏侯嘉正荆南人劉童子者幼瞽善聲骨及命術謂公曰將來須及第亦有清職惟得聲貴其餘俱無巳俸外有百金橫入不病則死後至正言直命充益王生辰使得

金幣方輦歸私第欲留之為潤屋忽一緡自地起立久而方仆遂感疾月餘而卒

僧化成

熙寧八年呂惠卿為叅知政事權傾天下時元叅政絳為翰林學士判郡牧常問三命僧化成曰呂叅政早晚為公化成曰呂給事中為叅政譬草屋上置鴟吻耳元曰然則其不安乎成曰其黜免可立而待也是時春方半元曰事應在何時有消息成曰在今年五月十七日

元憮然不測潛記之既而呂權日盛臺諫噤口無敢指議之者會五月十七日元退朝因語府界提學蔡確曰化成言呂參政禍在今日真漫浪之語也二公相視而笑遂同還郡牧促名化成而謂之成曰言必無失姑夕候之二公愈歎其術之非既而化成告去蔡亦上馬是時曾待制孝寬同判牧薄晚來廳方即坐元因訪今日有何事曾曰但聞御史蔡承僖入劄子不知言何等事也語未已内探報今日蔡察院言呂參政兄弟元聞之

大駭乃以化成之言告魯公既而呂罷政事實始此也

費孝先

唐坰知諫院成都人費孝先為作卦影畫一人其衣紫持弓箭射落一雞坰語人曰持弓者我也王丞相生於辛酉即雞也必因我射而去位則我亦從而貴矣翊日抗疏以彈荆公又乞留班願諠於殿陛上怒降坰為太常寺太祝監廣州軍資庫以是八月被責坰歎曰射落之雞乃我也東軒筆錄

二

自至和嘉祐以來費孝先以術名天下士大夫無不作卦影而應者甚多獨王平甫不喜之嘗語人曰占卜本欲前知而卦影驗於事後何足稱耶

章郇公

章郇公慶歷中罷相知陳州艤舟蔡河上張方平宋子京俱為學士同謁公公曰人生貴賤莫不有命但生年月日時胎有三處合者不為宰相亦為樞密副使張宋

退名術者泛以朝士命推之惟得梁適吕公弼二命各有三處合張宋歎息而已是時梁吕二公皆為小朝官既而梁為相皇祐中熙寧中吕為樞密使皆如郇公之言

陳恭公

陳執中好閱人而解賓王最受知初為登州黄縣令素不相識執中一見即用大勑舉京官及後作相又薦館職賓王仕至工部侍郎致仕家雄於財諸子皆京秩年

七十餘卒賔王為人方頭大口敦龎重厚左足下有黑子甚明大寔亦福人也

馬尚書

馬尚書亮知廬州見翰林王公洙為小官馬公曰子全似宋尚書異日官至八座日加異待通判嫉之後羅織王公遂以罪免乃曰你這回更作宋尚書其後王公竟登近侍及卒贈尚書

吴處厚

予嘗謂風鑒一事乃昔賢甄識人物拔擢賢才之所急非市井閭卜相之流用以賈鬻取資者故春秋單襄公成肅公之徒每遇會同則先觀威儀以省禍福而前世郭林宗裴行儉又考器識以言臧否然亦粗知大槩嘗與富文忠公論之文忠曰覯子之論多取豐厚者是則屠兒倔飥斯皆貴矣余復思之大凡相之所先全在神氣與心術更盛豈厚其福十全國語曰令王遠角犀豐盈而此頑童窮固則豐盈固賢哲相也

楊文公

楊公大年尤負藻鑑在翰林日與章郇公共事常言郇公異日作相已所不及又見著作佐郎張士遜知其有宰相器即薦之由此大拜又鄉人吳待問嘗從公學公語其徒曰汝輩勿輕小吳異日須登八座亦有年壽後皆如其言待問即春卿沖卿父也

錢副樞若水嘗遇異人傳相法其事甚怪錢公後傳楊大年故世稱此二人有知人之鑒仲簡揚州人也少習

明經以貧傭書大年門下大年一見竒之曰子當進士
及第官至清顯乃教以詩賦簡天禧中舉進士第一甲
及第官至正郎天章閣待制以卒謝希深為奉禮郎大
年尤喜其文每見則欣然延接既去則歎息不已鄭天
休在公門下見其如此怪而問之大年曰此子官亦清
要但年不及中壽爾希深官至兵部員外郎知制誥卒
年四十六皆如其言謝希深初以奉禮郎鎖廳應進士舉
以啟事謁見大年有云曳鈴其空上念無君子者解組

不顧公其如蒼生何大年自書此四句於扇曰此文中虎也由是知名

張堯封

張堯封者南京進士也累舉不第家甚貧有善相者謂之曰視子之相不過一幕職然君貴骨必享王封人初莫曉其旨其後堯封舉進士及第終於幕職堯封溫成皇后父也后既貴堯封累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封清河郡王由是始悟相者之言見歸田錄

李文靖

文靖李公沆布衣時先正端公炳知舒州屬因事涉江公寔侍行俄而風濤暴作舟幾覆時有大校王某者善風鑑曰此有真相孰敢為害何懼之有是日果利涉無虞衆皆神其事及公之貴王校尚存焉魏王語録

張永德

周朝駙馬都尉張永德輕財好施喜延接方士嘗遇異人言及時事且曰天下將太平真主已出永德曰其誰

乎曰天意所兆安能識諸然而有事庶幾可驗公或覩紫黑色屬猪人善戰果於殺伐者善待之永德常陰自求訪及太祖皇帝勳位漸盛永德因潛識帝之英表問其生歲在亥永德駭歎其事乃傾身親附相得甚歡凡己之所有玩好資用子女玉帛必先恣帝擇取有餘乃以自奉至國初乃以舊恩禮貌富貴與佐命勲戚同等終太祖世無替焉

丁晉公

晉公言趙普初罷隴州判官到京至日者王勛卜肆問命次簾下看范魯公質騶從稍盛歎似此大官修倜甚福來得到此勛曰員外即日富貴更强於此何足歎羨往往便為交代亦未可知後果如其言晉公談錄

僧奉真

四明僧奉真良醫也天章閣待制許元為江淮發運使奏課於京時方欲入對而其子疾亟瞑而不食惙惙欲死逾宿矣使奉真視之曰脾已絶不可治死在明日元曰

覩其疾勢固知其不可救今方有事須陛對能延數日之期否奉真曰如此似可諸臟皆已衰而肝臟獨過脾為肝所勝其氣先絶一臟絶則死若急瀉肝氣令肝氣衰則脾少緩可延三日過此無術也乃投藥至晚乃能張目漸蘇而能食元甚喜奉真曰此不足喜肝氣暫舒耳無能為也後三日果卒

閩王延政

閩中王氏兄弟尋干戈之釁延政以建汀二州稱帝國

號大殷郊壇於郎山以延平縣為鐔州以將樂縣為鏞州凡四州焉立三年為江南所滅延政歸金陵至鄱陽有一僧求見且言大王此去當有三大厄過是無咎矣因饋之藥凡大赤丸二小緑丸十云每晨起即服大赤丸一至暮以五小丸下之復滌洗以真韋囊以備迭餌時中主多置酖内宴獨賜卮酒延政既飲便已昏醉坐不安席而起趨出使人視之至宮外大嘔吐通夕無恙又月餘復宴苑中如前賜酒便已昏醉如是者三即時

吐無所苦中主謂其有天助不敢復圖之建饒州為永平軍以延政為節度使封光山王延政祖潮光州故也延政至鄱陽泊船故處復見其僧云當以藥見還三厄無憂矣在鎮數年以壽終

陳昭遇

陳昭遇者嶺南人善醫隨劉鋹歸朝後為翰林醫官所治疾多愈世以為神醫純朴不讀書詰其所習不能答嘗語所親曰我初來都下持藥囊抵寧壘中日閱數百

人其風勞冷氣之候皆黙識之然後視老幼虛實按古方用湯劑鮮不愈者實未嘗尋脉訣也莊周所謂懸解董遇以為讀書百遍義自見豈是謂歟

吳越王錢鏐

世言錢鏐年老一目失明聞中朝國醫胡某者善醫上言求之晉祖遣醫泛海而往醫視其目曰尚父可無療此當延六七歳壽若決瘼去内瘴眼即復舊但慮損福耳鏐曰吾得不為一目鬼於地下足矣願醫盡其術

以療之當厚報醫爲治之復故鏐大喜凡賂醫金帛寳帶計五萬緡具舟送醫歸京師醫至鏐卒年八十一矣醫之孫收得鏐與其祖書數幅曾孫惟演贖得親見焉

太宗校醫人

賈黄中爲禮部侍郎兼起居監察中風眩卒太宗悼惜之切責諸醫大搜京城醫工凡通神農本草黄帝難經素問及善針灸藥餌者校其能否以補翰林醫學及醫官院祗候

王繼忠

真宗為開封尹呼道衢中鐵盤市卜一瞽者令張耆夏守贇楊崇勲左右數輩揣聽聲骨日因以為娛或中或否獨相王繼忠瞽者駭之曰此人可訝半生仕中朝半生事外國真宗笑而遣去繼忠後為觀察使高陽揔管咸平六年敵冦望都與敵酣戰至一夜敵騎合圍數十重徐戰徐行欲傍西山而遁至城陷被俘上聞之甚嗟悼景德初敵人乞和繼忠與撰奏章而諷勸誘掖大有

力焉朝廷方知其存後每歲遣使真宗手封御帶藥茗以賜焉繼忠服漢章南望天闕稱未死臣哭拜不起聖體起居下避敵嫌以其姿儀雄美敵以女妻之封偽吳王改姓耶律卒於外國為陷番王氏也（見玉壺清話）

史炤母張氏

史中輝之母張氏能知人觀其所為而知其貴賤貧富文潞公張杲卿高敏之呂公初舉進士時皆館其家極禮待之言潞公杲卿敏之大貴公初有名而不達後皆

如其言中舉名炤為光禄卿公初終於大理寺丞國子監直講見東齋記事

寇忠愍

寇忠愍初登第授大理評事知歸州巴東縣時唐郎中謂方為郡夕夢有人告云宰相至唐思之不聞朝廷有宰相出鎮者晨興視事而疆吏報寇廷評入界唐公駭喜出迎郊勞見其風神秀偉便以公輔待之且出諸子羅拜唐新飾鷁勒置廳之左寇既歸船其子極白其父

曰適者寇屢目此宜即送之寇果詢牙校何人知吾欲此對以十四秀才旣而力為延譽遂於孫漢公榜中甲第成名見倦遊雜録

事實類苑卷五十

欽定四庫全書

事實類苑卷五十一　　宋　江少虞　撰

占相醫藥

貴人識貴人

馬尚書亮以尚書員外御史直館使淮南時呂許公夷簡尚為布衣方侍其父罷江外縣令亦至淮甸尚書求見馬公一閱知其必貴遂以女妻之後公果為宰相馬公知江寧府時陳恭公執中以光祿寺丞經過馬接之

極厚直謂曰寺丞他日必至真宰令其數子出拜曰願以老夫之故他日得在陶鑄之末曾諫議致堯性剛介少許可一日在李侍郎虛巳坐上見晏元獻公晏李之壻也時方為奉禮郎諫議熟視之曰晏奉禮他日貴甚但老夫耄矣不及見子為相也呂許公夷簡為相日文潞公來謁許公改容禮接因語之曰太博去此十年當踐其位夏英公竦謫守黃州時龐頴公司理叅政英公曰龐司理他日當貴遠過於我既而四公皆至元宰古云

貴人多識貴人信有之也

狀元多同歲

本朝狀元多同歲此於星歷必有可推者但數問術士無從而曉之爾前徐奭梁固皆生於乙酉王曾張思得皆生於戊寅呂溱楊寘皆生於甲寅賈黯鄭獬皆生於壬戌彭汝礪許安世皆生於辛巳陳堯咨王整皆生於庚午

擇墦

晏元獻判西京范希文以大理寺丞丁憂推掌西監一日晏謂范曰吾一女及笄仗君為擇壻范曰監中有二舉子富臯張為善皆有文行他日皆至卿輔並可壻也晏曰然則孰優范曰富修謹張踈俊晏曰唯即取富臯為壻臯後改名即丞相鄭國公富弼也

擇妻

龍圖劉公煜未第前妻趙尚書晃之長女早亡而趙氏猶有二妹皆未適人既而劉公登科晃已捐館夫人復

欲妻之使媒妁通意劉公曰若是武有之德則不敢為姻如言禹別之州則庶可從命蓋劉公不欲七姨為匹意欲九姨議姻故也夫人詰之曰諺云薄餅從上揭劉郎纔及第豈得便簡點人家女劉曰非敢有擇但七姨骨相寒薄非某之匹九姨乃宜匹遂娶九姨後生七子凡忱皆至大官七姨後適闒生竟不第落薄寒餒暮年劉氏養之終身見青箱雜記

年命同

太尉程公戡侍郎掌公禹錫俱以庚寅三月十日生程子時掌午時二公同年及第程作樞副使晚年帥安建節而掌以工部侍郎致仕位不迨於程而二公享年不差程以治平三年二月薨掌以其年三月捐館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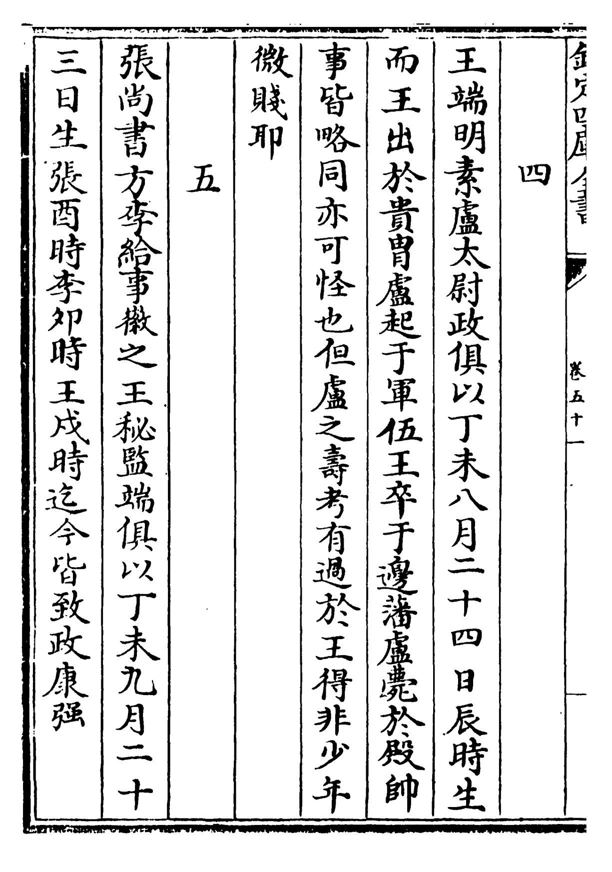
翰林王公洙修撰錢公延年俱以丁酉八月巳時生王十九錢二十日錢以嘉祐二年六月卒卒時王公已病或謂王公起於寒素早歲蹇剥庶可以免乎侍郎闕公

曰錢雖少年榮進晚節滯留王雖早歲奇蹇晚節遷擢

長短比析禍福均王公竟不起

三

梁少卿吉甫宋郎中咸俱以乙未八月二日生梁申時宋巳時梁年二十八已為太子中舍通判饒州而宋猶未第客遊鄱陽有日者妙於星術宋往叩之日者曰秀才命似本州通判他日官職亦相類壽則過之後皆如其言



四

王端明素盧太尉政俱以丁未八月二十四日辰時生而王出於貴胄盧起于軍伍王卒于邊藩盧薨於殿帥事皆略同亦可怪也但盧之壽考有過於王得非少年微賤耶

五

張尚書方李給事㣲之王秘監端俱以丁未九月二十三日生張酉時李夘時王戌時迄今皆致政康强

六

劉忱過鳴犢嶺見所由張秀問其年甲與忱同辛酉八月二十四日生劉午時秀巳時張後陝西郊用有功累官至團練使卒卒之年忱任利路運使因出巡乘轎撲落崖亦幾於死

寇萊公骨似盧多遜

初寇萊公年十九擢進士第有善相者曰君相甚貴但及第太早恐不善終若功成早退庶免深禍骨類盧多

遜耳後果如其言

卜者一日閲四宰相

張鄧公嘗謂予曰昪舉進士時寇萊公遊相國寺詣卜肆卜者曰二人皆宰相也既出逢張相公齊賢王相公隨後往詣之卜者大驚曰一日之内而有四宰相四人相顧而笑以退因是卜者日消聲譽不復有人問之卒窮餓以死而四人者其後皆為宰相公欲為之作傳未能也是時鄧公已致仕猶能道其姓名今予久則又忘其

姓名矣其人亦可哀也哉

官不可妄得

予姻家朝散郎王九齡嘗言其祖貽永侍中有女嫁諸司使夏偕因病危甚服醫朱嚴藥遂差貎蟬喜甚置酒慶之女子於坐間求為朱嚴奏官貎蟬難之曰今歲恩例已許門醫劉公才當俟明年女子乃哭而起徑歸不可留貎蟬追謝之遂名公才諭以女子之意輙是歲恩命以授朱嚴制下之日而嚴死公才乃属王公曰朱嚴

未受命而法容再奏公然之再為公才請及制下公才之尉氏縣使人名之公才方飲酒聞得官大喜遂暴卒一四門助教而死二醫官不可妄得況其大乎

栢繼邕

栢繼邕者善為小兒醫學月餘皇女疾呼繼邕切脉皇女遂見衣緑官人以緋袍蒙之而入以白上即賜緋袍

艾謂之一壯

醫用艾一灼謂之一壯以壯人為法其言若干壯壯人

當依此數老幼羸弱量力減之沈括筆談

分曹圍碁

四人分曹共圍碁者有術可令必勝以我曹不能者立於彼曹能者之上令求急先攻其所必應則彼能者為其所制不暇恤局則可以我曹能者當彼不能者此虞卿鬭馬術也沈括筆談

鬚髮眉所主臟

醫者所論人鬚髮眉雖皆毛類而主五臟各異故有老

而鬚須白眉髮不白或髮白而鬚眉不白者臟氣有所偏故也大率髮屬於心禀火氣故上生鬚屬於腎禀水氣故下生眉屬肝故側生男子腎氣外行上為鬚下為勢故女人宦人無勢亦無鬚須而眉髮無論男女則知不屬腎也沈括筆談

鷄卜

史記稱四夷各異卜漢書亦稱粤人以鷄卜信有之矣元豐中予為大理丞斷嶺南奏案韋庶為人所殺屍在潭中求之弗獲庶妻何以鐺就岸爨煑鷄子卜之咒曰

儂來在個澤裏來在別處少頃雞子熟剖視則儂韋全曰鷄卵得儂屍在潭裏果得之然不知所謂得儂者其兆何如也見青箱雜記

羊卜

西戎用羊卜謂之跋焦卜師謂之厮乩堅奚反以火灼羊髀骨間視其兆謂之死跋焦其法兆之上為神明近脊處為坐位坐位者主位也近旁處為客位盖西戎之俗所居正寢常留中一間以奉鬼神不敢居之謂之神明

主人乃坐其旁以此占主客勝負又有先呪粟以食羊羊食粟則自搖其首乃殺羊視其五臟謂之生跋焦其言極有驗委細之事皆能言之生跋焦土人尤神之沈括筆談

服石

醫之為術苟非得於心而恃書以為用者未有見能臻其妙如朮能動鍾乳石按論曰服鍾乳當終身忌朮五石諸散用鍾乳為主復用朮理極相反不知何謂予以問老醫皆不能言其義按乳石論云石性雖温而體本

冷重必待其相蒸薄然後發如此則服石多者勢自能相蒸若更一藥蒸之其發必甚五石散襍以衆藥用石殊少勢不能蒸須藉外物激之令發爾如火少必因風氣所鼓而後發火盛則鼓之反為害此自然之理也故孫思邈云五石散太猛毒寧食野葛不服五石遇此方即須焚之勿為含生之害又曰人不服石庶事不佳石在身中萬事休泰惟不可服五石散盖以五石散聚其所惡激而用之其發暴故也古人處方大體如此非此

書所能盡也況方書乃多偽襍如神農本草最為舊書其間差舛尤多醫不可以不知也沈括筆談

服芎藭暴死

予一族子舊服芎藭鄭叔熊見之云芎藭不可多服多服人暴死後族子果無疾而卒又予姻家朝士張子通為因病腦氣服芎藭甚多亦一旦暴亡予皆目見者沈括筆談

苦參損腰

予甞苦腰重久坐則旅距十餘步然後能行有一將佐

見予曰得無用苦參潔齒否予時已病齒數年笑曰此病由也苦參入齒其氣傷腎能使人腰重後有太常少卿舒昭亮用苦參揩齒歲久亦病腰自後悉不用苦參腰病皆愈此皆方書舊不載者 沈括筆談

長松治大風

釋普明齊州人久止靈巖晚遊五臺得風疾眉髮俱墮百體腐潰哀號苦楚人不忍聞忽有異人教服長松明不知識復告之云長松生古松下取根餌之皮色如薺

芃長三五寸味微苦類人參清香可愛無毒服之益人兼解諸毒明採服不旬日毛髪俱生顔貌如故今幷代間士人多以長松雜甘草乾山藥為湯煎服甚佳然本草及諸方書皆不載獨釋慧祥作清涼傳始序之然失於怪誕見澠水燕談

丹砂

予中表兄李善勝曾與數友輩鍊朱砂為丹經歲餘因沐砂再入鼎誤遺下一塊入他丸服之遂發感冒一夕

而𩇕朱砂至良藥初生嬰子可服因火力所變遂能殺人以變化相對言之既能變而殺人則宜有能生人之理但未得其術耳以此知神仙羽化之方不可謂之無然亦不可不戒也筆談

治面瘍

楊嵎爲光禄寺丞直史館瘍生於頰連齒輔車外腫若覆甌内潰出膿血不輟吐之甚痛楚醫爲療之百方彌年不差或語之曰天官瘍醫中有名方何不試用嵎乃

案瘍醫療瘍必攻以五毒合黄堥實石膽丹砂雄黄礬石其中燒之三日三夜烟上著以雞羽掃取以注創惡肉破骨盡出嵎即依方注藥瘡中少頃朽骨連潰出疾遂愈至今十五年嵎見任主客員外郎見談苑

療齒

瑩丙午歲訪辰師張不疑帥正時不疑方五十齒少疎摇咀嚼頗艱後熙寧丁巳不疑師鼎復見招為武陵之遊凡巨臠大胾利若刀截時已六十二矣余怪而詰焉

得藥固之時予滿口搖落危若懸帶謾以此藥試之輙

爾再固求此方以療病齒者凡用之皆効題曰西嶽蓮

花峰神傳齒藥方序曰凡亨在天聖中結道友登嶽頂

齋宿祈祠方已遍遊三峰酌太工泉至明星館於故基

下得斷碑數片髣髴有古文洗滌而後可辨讀之乃治

口牙烏髭藥歌一首慮歲浸日久剥裂不完遽録以歸

而後朝之名公巨卿訪山中故事語及者皆傳之修製

以用其効嘗應歌曰猪牙皂角及生姜西國升麻蜀地

黄木律旱蓮槐角子細辛荷葉要相當青鹽等分同燒煆研煞將來使最良揩齒牢牙髭髪黒誰知世上有仙方不疑晚學益深經史沿革講摩縱横文章歌詩舉筆則就著括異誌數萬言倦遊録八卷觀其餘蘊錯於胸中與余武陵之别慨然口占二詩云憶昔荆州屢適從當時心已慕㝠鴻諸宫禪伯唐齋已淮甸詩豪宋忠崇老格踈閒松倚潤清談把酒坐生風史官若覔高僧事莫把名叅技術中又云碧嶂孤雲苒苒歸相攜

情密異常時餘生歲月能多少此別應難後約期風義見於詩焉玉壺清話

進火杴草方表

臣聞食石飲水可作充腸之饌餌松食栢亦成拯病之方是以療飢者不假於珍羞愈病者何煩於異術旣獲濟時之藥敢陳被物之形不恥管窺輙干天聽臣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臣謂四時推運負陰陽者必有可觀萬彚發生吐風雲者寧無所益俱承帝力咸荷天休或叨

摘採之知願試苦辛之效伏惟崇文廣武儀天尊道應真祐德上聖欽明仁孝皇帝陛下慈深憫物道切憂民行百王久隳之文納羣后可言之事以至恩沾兆庶信及豚魚風雨順而災沴不生天地和而黎元盡泰宸衷不倦聖意難窮臣因聽政之餘備閱古方之秘盡醫民瘼徧討物情唐太宗輕剪龍鬚唯恩一將宋高祖碎搗琥珀止慰三軍焉能並吾皇廣添歷代之寶書甄別三王之閭澤咸蘇萬有溥活羣生日月久照之方明幽罔間

華夏昇平之俗造次奚論臣遭逢盛時歌誦景泰知皇風之下逮極聖慮之猶勞下恶緘言常思報効既服唐虞之教尚乖葵藿之能淼淼羣流已遂朝宗之望芃芃列曜既諧拱極之誠是以不度僭踰輙形簡牘事稍同於對菲理切近於芻蕘臣所聞奏者因換當州龍興觀元始天尊三皇大帝殿基掘得一小石碑内說修養氣術并草藥方二件臣依方差人訪問採覓其草頗有其異金銀線素根紫莖對節而生蜀號為火杴草莖葉頗同

蒼耳不費登高歷險每常求少獲多急採非難廣收甚易倘勤久服旋見神功誰知至賤之中乃有殊常之效微臣自喫至百服眼目輕明即至十朝髭鬚烏黑筋力頗健其効多端臣本州右都押衙羅一守曾因中風墜馬失音不語臣與十服其病立愈又太惠寺中和院僧司副正明數天師智嚴年垂七十忽患偏風行履妨廢臣與十服旬日病瘳又有玉局化主道士皇甫因上元日與合城奏醮中風口眼喎斜時時吐瀑臣與十服立

便得痊今輙修合一百劑謹差本番職貢吏元龜奉表

奉進臣無任瞻望聖恩激切屏營之至謹奏見忠定公語録

事實類苑卷五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事實類苑卷五十二至四

詳校官編修臣周瓊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温汝适

謄録監生臣康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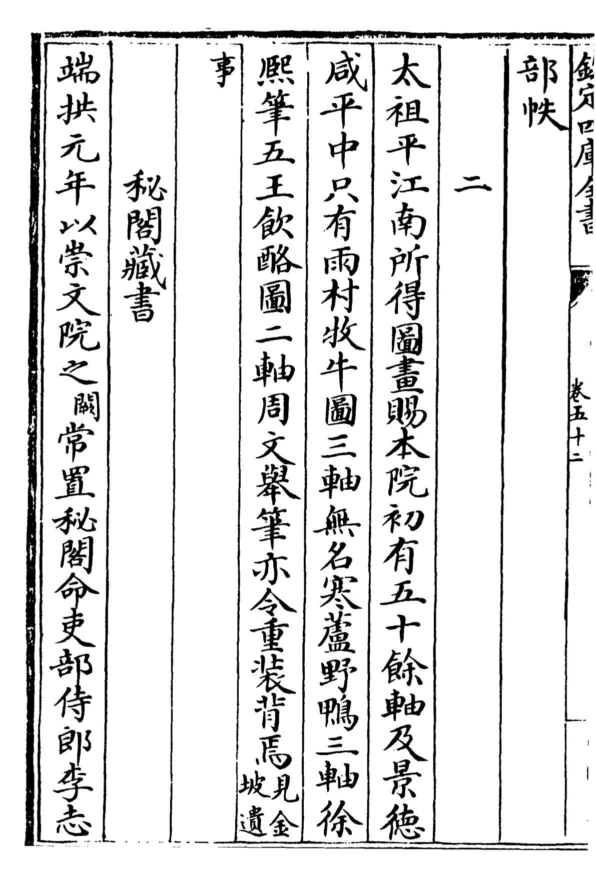
事實類苑卷五十二

宋 江少虞 撰

書畫技藝

太祖賜翰林院書畫

太祖平江南賜本院書三千卷皆紙札精妙多先唐舊書亦有是徐鍇手校者其後散失過半惟演再入院編排得千餘卷而不成部帙其三史三國謚音書即是兇迥李宗諤在院時奏請其書即署



部帙

二

太祖平江南所得圖畫賜本院初有五十餘軸及景德咸平中只有雨村牧牛圖三軸無名寒蘆野鴨三軸徐熙筆五王飲酪圖二軸周文舉筆亦令重裝背焉見金坡遺事

秘閣藏書

端拱元年以崇文院之闕常置秘閣命吏部侍郎李志

兼秘書提點并御圖書選三舘書本正萬卷實之置直秘閣及校理之職命至擇其人奏置吏以内侍監之其外省自隷百司秘閣列於集賢之下寫御書及百餘卷即秘監以奉進御退藏於秘閣内居從中降圖畫及前賢李王迹數千軸以藏之淳化中始造閣成上飛白書額親幸名近臣縱視圖籍賜宴又以供奉僧元藹所寫御容二軸藏於閣見楊文公談苑

置御書院

翰林學士院自五代以來兵難相繼待詔罕習王書以院體相傳字勢輕弱筆體無法凡詔令刻石皆不足觀太宗留心筆札即位之後募求善書許自言於公車置御書院首得蜀人王著以士人任簿尉即名為御書院祇候遷翰林侍書著善草隸獨步一時取智永禪師真草千字文缺數百字著補之刻石但見形範而無神妙世亦寶重之修東嶽廟立碑命著書著時仕著作佐郎辭以官卑不題刻即日遷著作郎時呂文仲為翰林侍

讀與著更侍禁中太宗每歲九月後至暮夜即召宿直侍書及待詔書藝於東門北偏小殿内張燭令對御書字或問以外事常至一夜而罷著善大書其筆甚大全用勁毫號散卓筆市中鬻者一管百錢初以紙一番令書八字又一番分書六字又一番書四字又一番兩字又一番一字皆極於遒勁上稱善厚賞之著後官至殿中侍御史賜金紫太平興國中選善書者七人補翰林待詔各賜緋銀魚袋十枚並兼御書院祗候更配宿兩

院餘者以次補外官自是内著書詔筆體一變燦然可觀人用傳寳遠追唐室矣見楊文公談苑

秘閣畫

太宗皇帝淳化元年八月内出古畫墨迹百一十四軸藏之閣上有唐太宗明皇晉王羲之獻之庾亮梁蕭子雲唐歐陽詢顔真卿柳公權懷素懷仁墨迹顧愷之畫維摩詰像韓幹馬薛稷鶴戴嵩牛及近代東丹王李贊華千角鹿西蜀黄筌白兎一時之妙也今懷仁墨蹟維

摩詰像韓馬薛鶴皆不存考之積年舊籍亦不復載大中祥符八年榮王宮火延燒秘閣然則書畫豈亦有亡逸耶秘書省請以秘閣所藏墨迹未經太宗廟摹刻者刋於中有旨從之至建中靖國元年四月二十二日内出緡錢十五萬趣其工以八月旦日畢釐十卷上之東丹王名突欲阿保機之長子也唐同光中從其父攻渤海扶餘城下之改為東丹國以突欲為東丹王保機死其母立其次子突數欲自以失位且畏逼遂歸中國唐

明宗賜姓李氏名贊華出鎮滑州贊華尤工畫歸朝載書數千卷自隨亦能為五言詩其子尤欲亦善丹青千角鹿出塞外觀其所畫誠妙筆也五星二十八宿真形圖卷首題梁令瓚姓名而以箕宿為風星蓋避明皇諱也此雖不知畫者為誰要是唐人妙筆耳然經星惟有十二宿初疑亡去其餘徐觀其用筆次第所畫至是而止耳昔吳道子畫壁下筆未盡處後之人終莫能繼豈妙於藝者當留其巧而不欲盡耶傳古龍用筆簡勁雖

析縑敗裂而神氣活動曽不少虧牧羊圖品格灑落皆妙作也比於下庫故畫中得之因加整治藏之閣上牧羊圖乃曽氏子以罪籍沒然驗其印記盖太平興國初禁印所蓄畫也不知外人何自得之千角鹿五星二十八宿真形圖傳古龍牧羊圖崇寧四年八月有旨取入内留之見蓬山志

太宗碁品第一

太宗碁品至第一待詔有賈玄者臻於絶格時人以為

王積薪之比也楊希紫蔣元吉李應昌朱懐璧亦皆國手然非玄之敵玄嗜酒病死上痛惜之末年得洪州人李仲玄年甚少而碁格絶勝可佴於玄歳餘亦卒朝臣有潘慎修蔣居才亦善碁至三品内侍陳好玄至第四品多得侍碁自玄而下皆受三道慎修受四道好玄受五道慎修常獻詩云如今樂得仙翁術也怯君王四路饒又作碁説千餘言以獻上嘉歎之皆渉治道見楊文公談苑

撥鐙法

錢鄧州若水嘗言古之善書鮮有得筆法者唐陸希聲得之凡五字擫押鉤格抵用筆雙鉤則點畫遒勁而益妙矣謂之撥鐙法希聲自言昔二王皆傳此法自斯公以至陽冰亦傳之希聲以受沙門䛒光入長安為翰林供奉希聲未達以詩寄䛒光曰筆下龍蛇似有神天池雷雨變逡巡寄言昔日不龜手應念江頭洴澼人䛒光感其言因引薦希聲於貴倖至宰相刁衎言江南後主得此法書絕勁復增二字曰導送今待詔尹熙古亦得

之而所書為時之絶李無惑工篆亦得其法查道始習篆患其體勢柔弱熈古教以此法仍用雙鈎用筆經半年始習熟而篆體勢勁直甚佳

墨

仁宗嘉祐中宴次羣臣於羣玉殿甞以其墨賜之曰新安香墨具後翰林諸君承賜者皆廷珪雙脊龍尤為佳品出澠水燕談

草書

凡章草小草點畫皆有法不可率意輒書近年李君簡善草書太宗甚愛之以賛善大夫直御書院王詞宗亦習而不能精諺云信速不及草書家貧不辦素食言其難卒置也然小草尤難

僧喜書

近年釋子中多善書者廬山僧顥彬茂蔣善王書闕右僧夢貞善柳書浙東僧苑基善顏書多寫碑石印板皆不下前輩壽春僧惠崇善王書又其次

張維

公言張維者蜀人也為沙門後反初尤善王書絕得懷素之骨世鮮能及之王嗣宗魯薦於今上召試御書院維自負其能少所可意於院内環視諸人所書不覺微笑衆怒共排之止得隷秘閣為楷書不就景德末扈駕謁陵還經鄭州從幸開元寺觀新塔僧前揖言聞公深信内典願為之碑因諾之後為撰碑維為真書一時之絕也維貧薄甚後寄死人家

縉雲醞匠

縉雲榷置一匠善醞經手者罔不醇美嘗令寫其方俾建安酒家造之味不佳因名匠詰傳方之謬匠曰方盡於是矣然其酘醱隨天氣溫炎寒凉量多少之數均冷煖之節攪匀洽嘗味體測此不可口授但能心曉耳家二子亦不能傳其要此亦莊子斲輪之意也見楊文公談苑

王舍城寺壁

北都臨清縣北有王舍城僧寺東一古殿皆吳生畫佛

像旁有題記類褚河南筆法國朝已來奉使大僚皆道出寺下例往觀之題名粉板或則取一二像今且盡矣

秘府書畫

秘府書畫予盡得觀之二王真蹟內三兩卷有陶穀尚書跋尾者尤奇其畫梁令瓚二十八宿真形圖李思訓著色山水韓闕水牛東丹王千角鹿其江南徐熙暨蜀黃筌父子畫筆甚多

畫三朝聖迹

皇佑中仁宗命待詔髙克明輩畫出三朝聖迹一百事人物才寸餘宮殿山川車馬儀衛咸具詔學士李淑等

闕

壽聖寺畫壁

王鉄𨽻陜州聚天下良工畫壽聖寺壁為一時妙絶畫凡二十八人皆殺之同為一坎瘞於寺西廂使天下不

復有此筆其不道如此至今尚有十餘堵其間西廊迎佛舍利東院佛母壁最奇妙神彩皆欲飛動又有鬼母瘦佛二壁差次其餘亦不甚過人

摹字

世之摹字者多為筆勢牽掣失其舊蹟惟當横摹之汎然不問其點畫惟舊蹟是循然後盡其妙也

散草隸

古人以散筆作隸書謂之散隸近歲蔡君謨又以散筆

作草書謂之散草或曰飛草其法皆生於飛白亦自成一家見筆談

畫廳

淳化甲午李順亂蜀張乖崖平之偽蜀僭侈其宫室規模皆王建孟知祥乖其弊而為之公至則盡損之如列郡之式郡有西樓前有堂廳屏乃黄筌畫雙鶴花竹怪石甚衆名曰雙鶴廳南壁有黄氏畫湖灘山水雙鷺二般畫妙格冠於兩川賊鋒既平公自壞屋盡置畫為一

堂名曰畫廳見湘山野録

辨畫絹

唐彦猷侍讀詢弟彦範詔俱擅一時才雅之譽彦猷知書好古彦範文章氣格高簡不屈疎秀比六朝人物尤精翰墨遺一小札必精致成妙品忽一客攜黄筌梨花卧鵲於花中斂羽合目其態逼真彦猷蓄畫最多開篋蜀之趙昌唐之崔彛數名花較之俱所不及題曰錦江釣叟黄筌筆彦猷賞其半因暫留齋中少玩其絹色晦

淡酤類練彥猷訝其圖角有巨印徐潤揭而窺之乃和買絹印彥範知世故大笑曰和買始於祥符初因王勉知潁州歲大饑出府錢十萬緡與民約曰來年蠶熟每貫輸一縑謂之和買自爾為例黃筌唐末人此後人矯為也遂還之不受其誣也

書字肥瘦

唐初書字得晉宋之風故以勁健相尚至褚薛則尤極瘦硬矣開元天寶巳後變為肥厚至蘇靈芝輩幾於重

濁故老杜詩云書貴瘦硬方通神雖其言為篆字而發亦似有激於當時也貞元元和已後栁沈之徒復尚清勁唐末五代字學大壊無足觀者其閒王凝式國初李建中妙絶一時而行草結字亦主於肥厚至李昌武以書著名而不免於重濁故歐陽永叔評書曰書之肥者譬如厚皮饅頭食之未必不佳而世命之為俗物矣亦有激而云耳江南李後主鄙之曰真卿之書有楷法而無韻處正如乂手並脚田舍漢耳見東軒筆録

蜀人善畫者

蜀有孫太古知微善畫山水仙官星辰人物其性高介不娶隱於大面山時時往來導江青城故二邑人家至今多藏其畫亦嘗畫於成都今壽寧院十二曜絶精妙有先君題記在焉又有李懷袞者成都人亦善山水又能為水石翎毛其嘗所居及寢處皆置筆雖夜中酒醒睡覺得意時急起畫於地或被上運指模寫之則丘壑悉如所為也又有趙昌者漢州人善畫花每朝晨露下

時遶檻欄諦玩手中調彩色寫之自號寫生趙昌人謂趙昌畫染成不布彩色驗之者以手捫摸不為采色所隱乃真趙昌畫也其為生菜折枝果尤妙三人者平生至意精思一發為畫故其為士而能名於世又有王有者漢州卒也州將每令趙昌畫則遣有服事供應是以其畫遂亞於昌其為人亦清潔有巧思非卒之流輩也

見東齋記事

葉子格

葉子格者自唐中世以後有之說者云因人有姓葉號子青者撰此格因以為名此說非也唐人藏書皆作卷軸其後有葉子其制似今策子凡文字有備檢用者卷軸難數卷舒故以葉子寫之如吳彩鸞唐韻李郃彩選之類是也骰子格本備檢用故亦以葉子寫之因以為名耳唐世士人宴聚盛行葉子格五代國初猶然後漸廢不傳今其格世或有之而人無知者惟昔楊大年好之仲待制簡大年門下客也故亦能之大年又取葉子

歌名紅鶴皂鶴者别演為鶴格鄭宣徽戩章郇公得象皆大年門下客也故皆能之予少時亦有此二格後失其本今絶無知者見歸田録

投壺格

司馬溫公既居洛每對客談詩賦文或投壺以娛賓公以舊格不合禮意更定新格以為傾邪險詖不足為法而舊圖為奇箭多與之算如倚干帶劍之類合皆廢其算以罰之顛倒反覆惡之大者奈何以為上如倒中之

類令當盡廢舊列壺中之筭以明逆順大抵以精密者為工偶中者為下使夫用機徼幸者無所措手此足以見公之志雖嬉戲之間不忘於正也涑水燕談

張僧繇畫壁

保定軍東北數里闕路喠一小寺殿後照壁舊有畫水世傳張僧繇筆勢若摇動真名手也熈寧初地震壁壊好事者或取一二段藏去今無復可見矣

近時名畫

近時名畫李成巨然山水包鼎虎趙昌花果成官至尚書郎其山水寒林往往人家有之巨然之筆惟學士院玉堂北壁獨存人間不復見也包氏宣州人也世以畫虎名家而鼎最為妙今子孫猶以畫虎為業而曾不得其彷彿也昌花寫生逼真而筆法軟俗殊無古人格致然時亦未有其比

玉堂畫壁

玉堂北壁舊有董羽畫水二堵筆力甚勁勢若動揺其下三尺頗有雨壞處蘇易簡為學士尤愛重之蘇適受詔知舉將入南宫語於同院韓丕使名工完葺之蘇既去韓不擇名手呼圬者汚墁其半而用采畫檻欄以承之蘇出見之悵恨累日命水洗滌而痕迹至今尚在時人以蘇之鑒尚韓之純樸兩重焉金坡遺事

君謨淵筆

蔡君謨既為余書集古目録序刻石其字尤精勁為世

所珍余以鼠鬚栗尾筆銅緑筆格大小龍茶惠山泉等物為潤筆君謨大笑以為太清而不俗後月餘有人遺予以清泉香餅一篋者君謨聞之歎曰香餅來遲使我潤筆獨無此一種物兹又可笑也清泉地名香餅石炭也用以焚香一餅之大可終日不滅見盧陵居士歸田録

王捷鍊金

真宗朝有王捷者汀州長汀人少時薄游江介至星子縣夜宿逆旅遇道士授黄白術未盡其要後再遇其人

於茆山相攜至歷陽指示靈草又傳以和合密訣誡皆
有驗仍别付靈方環劍絨縢之書戒曰非遇人君慎勿
輕述捷後以佯狂犯禁配流嶺南時供奉官閤門祗候
謝德權適總兵頗聞其異捷後竄歸闕下權乃館於私
第錬成藥銀上進真宗異之命隸軍籍使劉承珪詰其
事捷以師戒甚嚴終不敢泄唯願見至尊面陳於是承
珪乃為捷改名中政俾詣登聞始得召見即授捷許州
散掾留止京師尋授神武將軍致仕仍給全俸遷高州

刺史康州團練使前後貢欒金銀累巨萬數輝彩絶異不類世寶常時賜臣下天慶觀金寳牌即其所鑄金也然中政亦不敢妄費唯周濟貧乏崇奉仙釋而已今汀州開元寺乃其施財所建也卒贈鎮南軍節度此近古所未有也見青箱雜録

雪中芭蕉

書畫之妙當以神會難可以形器求也世之觀畫者多能指摘其間形像位置采色瑕疵而已至於奥理冥造

者罕見其人如彥如畫評言王維畫物多不問四時如畫花往往以桃杏芙蓉蓮花同畫一景予家所藏摩詰畫袁安臥雪圖有雪中芭蕉此乃得心應手意到便成故其理入神迥得天意此難可與俗論也謝赫云衛協之畫雖不該備形妙而有氣韻凌跨羣雄曠代絕筆又歐陽文忠盤車圖詩云古畫畫意不畫彩梅詩詠物無隱情忘形得意知者寡不若見詩如見畫此真為識畫也

黄梅出山圖

王仲至閱吾家畫最愛王維畫黄梅出山圖盖其所圖黄梅曹溪二人氣韻神檢皆如其為人讀二人事迹還觀所畫可以想見其人

按樂圖

國史譜言客有以按樂圖示王維維曰此霓裳第三疊第一拍也客未然之引工按曲乃信此好奇者為之凡畫奏樂止能畫一聲不過金石管絃同用一字耳何曲

無此聲豈獨霓裳第三疊第一拍也或疑舞節及他舉動拍法中則有奇聲可驗此亦不然霓裳曲凡十三疊前六疊無拍至第七疊方謂之疊遍自此始有拍而舞作故白樂天詩云中序擘騞初入拍中序即第七疊也第三疊安得有拍但言第三疊第一拍即知其妄也或說嘗有人觀畫彈琴圖曰此彈廣陵散也此或可信廣陵散中有數聲與他曲如潑攦之類是也

沈括論畫

畫牛虎皆畫毛惟馬不畫予嘗以問畫工工言馬毛細不可畫予難之曰鼠毛更細何故却畫工不能對大凡畫馬其大不過盈尺此乃以大為小所以毛細而不可畫鼠乃如其大自當畫毛然牛毛亦是以大為小理亦應見毛但牛虎深毛馬淺毛理有别故名筆為小牛小虎雖毛但畧拂拭而已若務詳密翻成冗長約畧拂拭自有神觀迥然生動難可與俗人論也若畫馬如牛虎之大者理當畫毛蓋見小馬無毛遂亦不藹此庸人襲

迹難可與論理也又李成畫山上亭舘及樓塔之類皆
仰畫飛簷其說以為自下望上如人平地望塔簷間見
其榱桷此謬論也大抵山水之法大觀小如人觀假山
耳若同真山之法以下望上只合見一重山豈可重重
悉見兼且不應見其溪谷間事又如屋舍亦不應見中
庭及後巷中事若人在東立則山西便合是遠境人在
西立則山東却合是遠境似此如何成畫李君蓋不知
以大觀小之法其間折高折遠自有妙理豈在折屋角

也畫工畫佛身光有匾圓如扇者身側則光亦側此大謬也渠但見雕本佛耳不知此光常圓也又有畫行佛光尾向後謂之順風光此亦謬也佛光乃定果之光雖刼風不可動豈常風能揺哉出筆談

事實類苑卷五十二

事實類苑卷五十三　　宋　江少虞　撰

書畫技藝

字訛

古文自變隸其法已錯亂後轉為楷字愈益訛舛殆不可考如言有口為吳無口為天按字書吳字本從口從矢音捩非天字也此因近世謬從楷法言之至如兩漢篆文尚未廢亦有可疑者如漢帝以隱語名東方朔云

先生來來解云來來棗也按棗字從朿音刺不從來此或是後人所傳非當時語如邜金為劉貨泉為白水真人此出於緯書乃漢人之語按劉字從丣音酉從金如桺畱駵皆从丣非卯字也貨從貝真乃從具亦非一體不知緣何如此字書與本史所記必有一誤也

韓偓墨蹟

唐韓偓為詩極清麗有手寫詩百餘篇在其四世孫奕處偓天福中避地泉州之南安縣子孫遂家焉慶歴中

予過南安見爽出其手迹字極醇勁可愛後數年爽詣闕獻之以忠臣得司士參軍終於殿中丞又予京師見偓送詧光上人詩亦墨蹟也與此無異

畫佛圓光

名畫録吳道子嘗畫佛留其圓光當大會中對萬衆舉手一揮圓中運規觀者莫不驚呼畫象爲之自有法但以肩倚壁盡臂揮之自然中規其筆畫之粗細則以一指拒壁以爲準自然均匀此無足奇道子妙處不在於此

徒驚俗眼耳

晉宋人墨跡

晉宋人墨迹多是弔喪問疾書簡唐貞觀中搜求前世墨蹟甚嚴非弔喪問疾書迹皆入內府士大夫家所存皆當日朝廷所不取者所以留傳至今

鯉魚鱗

鯉魚當脇一行三十六鱗鱗有黑文如十字故謂之鯉文從魚里者三百六十也然井田法即以三百步為一

里恐四代之法容有不相襲者

沈括論書

予從子遼喜學書嘗論曰書之神韻雖得之於心然法度必資講學嘗謂世之作字分制無法凡字有兩字三字四字合為一字者須字字可拆若筆畫多寡相近者須令大小均停所謂筆畫相近如殺字四字合為一當使乂木几又四者大小皆均如步字乃二字合當使止與少二者大小長短皆均若筆畫多寡相遠即不可牽

强使停寡在左則取上齊寡在右則取下齊如从口从金喙即取上齋鉏則取下齊如從㫖從又及從口從胃三字合者多寡不同則叔當取下齊喟當取上齊如此之類不可不知又曰運筆之時常使意在筆前此古人之良法也

樂毅論

王羲之書舊傳唯樂毅論乃羲之親筆書於石其他皆紙素所傳唐太宗裝取二王墨迹唯樂毅論石本在其

後隨太宗入昭陵朱梁時耀州節度使溫韜發昭陵得之復傳人間或曰公主以偽本易之元不曽入壙本朝入高紳學士家皇祐中紳之子高安世為錢塘主簿樂毅論在其家予嘗親見之時石已破缺末後獨有一海字者是也其家數十餘年安世在蘇州石已破缺為數片以鐵束之後安世死石不知所在或云蘇州一富家得之亦不復見今傳樂毅論皆摹本也筆畫無復昔之清勁羲之小楷字於此殆絶遺教經之類皆非其比也

霜花紙

致政王侍郎子融言天聖中歸其鄉里青州時滕給事步為守盛冬濃霜屋瓦皆成百花之狀以紙摹之其家尚餘數幅

王祁公家書畫

王祁公家有晉諸賢墨迹唐相王廣津所寶永存珍秘閣刻閻立本畫老子西升經唐人畫鎖圖王冀公家褚遂良書唐太宗帝京篇太宗見録朿贊步輦圖錢文禧

書畫最多有大令黄庭經李邕雜蹟錢宣靖家王維草堂圖周安惠家王獻之洛神賦蘇侍郎家魏鄭公諫太宗圖楚樞家有江都王馬王尚書仲儀有回文織錦圖以上皆録見者近人有收漢相過沛圖者畫蹟頗佳而有僧為襯者所指翌日並加僧以幅巾見退朝録

李無惑

李無惑同安人善小篆為翰林待詔自斯公陽氷之後未見其比徐鉉鄭文寶查道高紳中韋蕞端皆江東人

善篆莫能及也其勁健端好又過於陽氷士大夫家藏之以為寶錢塘人吳晧供奉造筆尤妙世莫能及無惑愛之嘗藏數十百管語人曰晧死當絶筆無惑後為常衆官宰邑歲常寄萬錢市大筆於晧無惑今已死其小篆固無能嗣之者

僧擇仁

永嘉僧擇仁善畫松其初遍求諸家畫松采其所長而學之有善畫松身者朽皮者布枝柯者畫針者根石者

擇仁盡得其意一夕夢吞數百條龍自是遂臻於神妙絶嗜酒每醉揮墨於粉堵絹之上醒乃添補之千形萬狀極於奇怪曾飲酒永嘉市肆醉甚顧新泥壁取戒盤布濡墨灑其上來日少增修為狂根枯枿善畫者皆服其神

董羽

董左人善畫水太宗作端拱樓命羽四壁畫龍水羽極其精思凡半年而畢羽時為翰林藝學頗用意望恩賞

太宗與宮中嬪御登樓皇子尚幼遥見畫壁驚畏呼哭不敢視亟令圬墁之羽卒不獲賞

朱文濟

朱文濟者金陵人善鼓琴為待詔性沖澹不好榮利專以絲桐自娛太宗令待詔蔡裔增琴為九絃阮為七絃文濟執意以為不可後蔡裔以為增之善太宗曰古琴五絃而文武增之今有何不可文濟曰五絃尚有遺音茲以二絃實無所關上怒斥出從裔增琴阮絃令文濟

撫之辭以不能上愈怒面賜蔡裔緋衣文濟班衣上獨衣緑欲以此激之又遣裔使劍南兩川獲千緡裔甚富足而文濟受貧困殊不以為念上又嘗置新琴阮於前令撫之旁設緋衣金帛賞賚物以動其意文濟終守前說上令文濟及裔齋琴阮遣中使押送相府名近臣同聽文濟不得已取琴中七絃撫之丞相問曰此新曲何名文濟曰古曲風入松也上嘉其有終亦賜緋衣濟風骨清秀若神仙中人上令供奉僧元藹寫其真留禁中

李成

營丘李成字咸熈磊落不羈喜酒善琴好為歌詩而尤善畫山水周樞密使王樸與之友善名至京師將以處士薦之會樸卒乾德中陳守大司農衛融以鄉里之舊延之郡齋日恣飲死於酒子覺仕至國子博士直史館贈成光禄丞葬於浚儀之魏陵鄉宋翰林由為之誌成畫平遠寒林前所未有氣韻瀟灑烟林清曠筆勢脫穎墨法精絶高妙入神古今一人真畫家百世師也雖關

柏王繼李思訓之徒亦不可同日而語其後燕文貴翟院深許道寧輩或僅得一體語全則遠矣考白所作成誌則成未嘗仕也而歐陽文忠公以為成仕至尚書郎按白與成同時人又與成子覺同列於朝其所紀宜不妄又不知文公以何為據也正當以志為當

翟院深

翟院深營丘伶人師李成山水頗得其體一日府宴張樂院深擊鼓為節忽停撾仰望鼓聲不續左右驚愕太

守問之對曰適樂作以有孤雲橫飛淡行可愛意欲圖寫凝思久之不知鼓聲之失節也太守笑而釋之

歐陽文忠公

歐陽文忠公文章道義天下宗師凡世俗所嗜無一留意獨好古石刻自岐陽之鼓岱山鄒嶧之篆下及漢魏以來碑刻山崖川谷荒林破塚莫不皆取以為集古録因具石木軸而藏之撮其大要別為目録幷載可以正史學之闕謬者以傳後學跋尾多公自題復為之序請

蔡君謨書之真一代絶筆也公之守亳余主蒙城簿嘗得閱之

孔仁讓

杭州有雕木匠孔仁讓一時之絶手嘗於杭州菩提寺造千手千眼大悲觀音像既相度置千手不能盡凡數日沉思如醉一夕沙門語之曰何不分形於寶焰之上仁讓豁然大寤如其置列焉特為奇妙後又於明州開化造一軀如其法千手之制取於襄州畫像凡五百手

各執物器五百手結印本神迹也

事實類苑卷五十三